

医见倾心

上

叶紫
——著

一颗心属于一个人，
在爱情里算什么公平。



医见倾心

YI JIA
QING XIN

叶紫
| 著
【上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医见倾心：全2册 / 叶紫著. -- 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17.1

ISBN 978-7-5104-6035-7

I. ①医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62160号

医见倾心

作 者：叶 紫

策划编辑：张铁成

责任编辑：佟 盟

特约编辑：徐有磊
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 王宝根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：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

总 编 室：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：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nwped@sina.com

印 刷：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：400千字 印张：36

版 次：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04-6035-7

定 价：49.8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(010) 6899 8638

目录

【上】

CONTENTS



- 第一章 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只是一首太温柔的歌 /1
- 第二章 一段用过心的感情能让人懂得好多事情 /21
- 第三章 对我好，对我好，好到无路可退 /40
- 第四章 被世界遗弃不可怕，喜欢你有时更可怕 /58
- 第五章 能安慰自己的人，比较容易快乐 /74
- 第六章 人生能有几次的可惜，我想我的眼睛已泄了底 /88
- 第七章 能看透人生，却看不见你，有什么好处 /110
- 第八章 女人的心，好比放大镜 /126
- 第九章 与其让你了解我，我宁愿我是一个谜 /142
- 第十章 爱情的对错无关是非 /161
- 第十一章 爱情很美丽，可是也很无情 /175
- 第十二章 如何掉眼泪，自知身份都不对 /196
- 第十三章 我想我应该轻轻放开你的手，我却没有力气这么做 /211
- 第十四章 其实我真的很快乐，有你一直守候 /230
- 第十五章 听见你名字，会有心跳的感觉 /252
- 第十六章 我也很想他，我们都一样 /267

目录

[下]

CONTENTS



- 第十七章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，不是骗我 /285
- 第十八章 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，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 /305
- 第十九章 也许爱情很难公平，但至少不能太不公平 /321
- 第二十章 不分手的苦心，反而像种狠心 /337
- 第二十一章 你的爱是个梦，却有真实的痛 /360
- 第二十二章 只因为我不想打扰，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 /373
- 第二十三章 那一句我爱你，永远像少了勇气 /388
- 第二十四章 你的温暖，我会藏起来 /400
- 第二十五章 爱怎会输给了时间 /413
- 第二十六章 其实我一直都想亲口对你说，你爱我也不容易吧 /429
- 第二十七章 一颗心属于一个人，在爱情里什么算公平 /444
- 第二十八章 你知道，我等着你回来 /458
- 第二十九章 你比自己更重要，我也希望变更好 /474
- 第三十章 只想有人在一起，不管明天在哪里 /489
- 第三十一章 从来不知道自己如此地软弱 /507
- 第三十二章 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，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 /522
- 第三十三章 习惯了一个人的我，并不是缺你不可 /540
- 第三十四章 要快乐一点，平安一点，再幸福一点 /554



第一章

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只是一首太温柔的歌

“庄茶，快点，要换刷手衣了，小心迟到了老师要批评的！”

白小月那发起火来比撒娇还娇嗔的声音没有让庄茶有一丝动摇，她摸着下巴，皱着眉头盯着墙上的手术间布局图，呶呶嘴，暗自感叹：这地方有点微妙啊！

“好了别看了，老师等着呢！”被白小月挠了一“爪子”，庄茶才从思想者的状态里脱离出来，她揉了揉脖子，乖乖地跟在白小月身后，从员工通道进了中心手术室。

作为一名即将开始实习生活的白衣天使，庄茶觉得第一站可以在手术室是极好的，因为她的偶像就是心外科的主刀，她来这里修行，也算是间接地对她的偶像致以崇高的敬意。

进了门，大家排队领了口罩、帽子和刷手衣，由带教老师领着进更衣室换衣服。

换好了装备，大家才可以正式进入手术室的洁净区。

刚进了洁净区，带教老师就碰见了熟人：“小爷好，刚下了手术？今天那个搭桥好做吗？”

“嗯，还行，做了个支架，冠状动脉有点硬化了，风险挺大的，不过还好，手术挺顺利。”

说话的人声音温润好听，带着微风习习般的凉意扑面而来，光是听这声线都觉得身心舒畅。

唯独这称呼让庄茶有些诧异，叫什么不好，偏偏叫“小爷”，在这手术室里，这么叫实在有点不伦不类。

庄茶抬头偷偷地打量着他，他高高瘦瘦的，穿着绿色的刷手衣青翠得像是一根挺拔的竹子，明明同样是丑丑的刷手衣，只是型号不同，他穿起来却带着一股清俊的味道。

除此之外，她还很敏锐地观察到了一些细节，就是他的刷手衣上竟然没有一点褶皱，除了笔直的裤缝外其余的地方都平整得一丝不苟，相比于他们身上穿着的被蹂躏了千百次的衣服，挺括得简直人神共愤。

她在心里捂脸泪奔，果然是衣服不合适的人，永远不会承认是人丑的错。

带教老师打完招呼后就领着他们离开了，庄茶除了得出人丑不能怪衣服和那个“小爷”是个强迫症的结论外，还真没什么多余的感受，可是其他花痴女就不同了，一瞬间沸腾得跟一锅烧开了的蒸馏水似的。

花痴甲：“哇，刚才那个医生好帅啊！他比咱们老师高那么多，起码一米八五了！”

庄茶摸着下巴暗暗点头，好像那个叫小爷的医生确实挺高，她165的身高理论上并不是太矮，但是看他还是得仰视。

花痴乙：“都接近一米九了，你们有注意到他的手指吗，好长啊，感觉他的手指比我的手掌都长！”

花痴丙：“对啊对啊，而且即便人家捂得那么严实，可是我敢保证，他绝对是个帅哥，你没看到人家的侧脸，口罩都撑成圆的了。”

这是什么评价？庄茶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口罩，等反应过来后才轻嗤一声，愤愤地把口罩扯了个钝角出来，顺势翻了翻白眼。切！鼻梁高了不起啊！谁知道他是不是地包天、大暴牙？

穿过了手术室A区，带教老师把庄茶留在了中控室：“这位同学就留在这儿接待病人吧，我去把其他同学送到他们老师那儿。”

“哎，好嘞！”庄茶咧开嘴角应了一声，等意识到老师并不能看到她口罩下的笑容后，赶紧挤了两条鱼尾纹出来，眼睛拉成了一条线，努力地靠眼部轮匝肌表达自己的表情，“你们慢走！”

送走浩浩荡荡的一行人后，庄茶偷偷观察了一下中控室的环境，发现中控室里的人都不戴口罩，她心里一乐，顺势就把头顶上的绳子解开了，总算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。

还没吸够潮气量，远远地就传来一声呵斥声：“那位同学，在洁净区里把口罩戴上，你们老师没教你吗？”

嘿，是那位小爷。

“庄茶。”她抬手把带子拎起来，艰难地往头顶上绑，对面的人快步走过来，抬手就在她脑门上拍了一巴掌，并且附赠循循善诱：“今年的实习生都这么有个性的了吗？这能是装吗？你们上课没学过手术室吗？里头的规章制度不清楚吗！”

等那一巴掌的余震过去后，庄茶才委屈地抬头：“我是说我的名字叫庄茶，又不是说你装啥，你这一巴掌打得我太惶恐了！”

她说完，对面的人立刻呆愣住了，眼神不自然地飘忽了一下，磕巴了半天才生硬地转移话题：“那个……我帮你系吧。”

“哦，谢谢老师。”

原本，庄茶这样的称呼只是出于礼貌，因为她既不知道这位小爷到底姓什么，也不能直呼其“小爷”，作为一个实习生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她的前辈，基本的尊敬还是要有的。

然而，身后的人却不是这么想的。

他抓着她口罩带子的手顿了一下，用食指关节叩了叩她的后脑勺，一本正经地训她：“不要叫我老师，我又不带学生。”

“我就是，咳咳……”庄茶原本还想回头解释一下，可是生猛地一转头，脖子被口罩带子生生勒了一下，到了嘴边的话堪堪地变成了一声咳嗽。

“太紧了？”

“没有，谢谢……”

替她系完了带子，小爷就转身离开了。他走后，萦绕在庄茶身边的那股奇异却清新的味道才渐渐地散去，不像是香水，也不像是衣服香薰的味道，比沐浴露要清新，但比香水要好闻，淡淡的，闻着很是心旷神怡。

耳边突然响起一阵水声，庄茶这才回过神来，下意识地反手摸了摸脑后的结，一个标准的反手掏出来的蝴蝶结，两边长短一样，铺得平平整整的。她又摸了摸脖子，同样的漂亮整齐，难怪系个蝴蝶结要那么长时间。

原来是强迫症发作了。

水声停后，庄茶看着那位小爷离开的背影，呷呷嘴，因为帮她系了一下带子，他还特意去洗了个手，不仅是强迫症，就连洁癖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。

强迫症、洁癖，加上不解风情，这位小爷还真是一朵奇葩。

上午的工作其实主要就是学习，因为刚刚入科，老师也理解学生的手足无措，所以，除了讲解一下手术室的基本制度和工作流程外，也没有太多让她上手操作的工作。

因此，认真地听了课，做了笔记后，庄茶的工作就剩下推床了。主要流程就是把从患者通道过来的床和手术室的床架对接过来，之后把中单扔进污衣车里，整理整理床铺，看哪个手术间手术快要结束了，就把床推过去。

这样的工作简单而没有任何技术含量，庄茶原本以为自己可以胜任，却没想到，还是捅了娄子。

事故是在A区五号手术间发生的，这个区是最洁净的手术间，一般只有做脑科、心胸外科或者关节置换等需要无菌等级特别高的手术才会用。

当时，接待室接到通知后，庄茶就自告奋勇地领了命推床过去，到了缓冲间后，她也没有多想，开了门就想把床推进去。

门一开，还没等庄茶看清楚里头什么情形，一声怒喝就扑面而来：“谁让她进来的？我不是说了禁止人员走动吗！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！”

虽然A区的空调开得很足，但是庄茶脸上还是燥热不堪，她尴尬地红着脸，赶紧把床推了出来，感应门自动关上后，她才僵硬地扯了扯嘴角，暗自庆幸，还好戴着口罩，没有人看得见她满脸的局促难堪。

那个主刀的眼神很冷、很凶，眼底眉梢皆是不耐烦，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吓得没敢吱声，那个按了铃让她送床过来的巡回老师脸上满是抱歉，可还是没敢替她说一句话。

那人的眼神扫过来的时候，庄茶整个人都吓呆了，直到现在她才惊魂未定地反应过来。那个吼她的人，就是早上亲切地替她系口罩带子的小爷，而他，并没有认出她来。

原来，他并不是她所见到的那般温柔，那样容易亲近，待人温和有礼不能代表他的性格就是温煦绵善，他那般待她，不过是偶然为之。

把床推到缓冲间，庄茶揉揉发烫的脸颊，暗自发誓，以后再也不能做这样自作多情的事情了。一个陌生人对你流露出来的温柔和煦也许并不是他的本意，而且也许这样的亲切也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，只是一种家庭素养和绅士风度的自然流露，万万不能拿着鸡毛当令箭。

回到接待室，带她的护士助理立刻紧张地跑过来揪着她问：“你刚才去五号手术间了？”

庄茶茫然地点点头：“嗯，巡回老师按铃了，我就把床推过去了。”

“你说你这个孩子，你怎么不问问我呢！五号家是靳主任专属的手术室，都有一套特殊的规矩管着呢！旁人不能随随便便上手的！你怎么就不问问呢！我走了两分钟你就给我捅娄子！”

“那个……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听见铃响了。”庄茶小声地解释，她虽然做错了事，本意上却是想要帮忙的，并不是有意犯错。

只是助理老师却并不能理解她的初衷，皱眉剐了她一眼：“不知道就多问，你以为你还在学校呢！指望着别人夸你乐于助人，在这里你不听别人的话瞎帮忙就是帮倒忙，添乱！要是因为你擅自闯进去让患者感染了怎么办？你当初手术室的规章制度是怎么学的，不知道百级手术间是不允许人员走动的吗！出了问题你负责？”

耳边的训斥声越来越大，庄茶的头垂得越来越低。她自然知道百级手术室的洁净程度是最高的，可以把感染的发生率降至最低，同样也是无菌要求最严格的。可是，正是因为了解，所以她清楚地知道，她刚才那么小

小地开一下门是根本不会有问题的，空气净化系统一直开着，里头的洁净空气是不会被污染的。

这样的道理连她都懂，老师自然也是明白的。可她依旧这样把一件小事放大拿来训斥庄茶，言辞犀利刻薄，不给她留一点情面，说不委屈是假的。

她本是来实习的新人，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再多也不及临床实践管用，所以有不懂得的东西是在所难免的，更何况是手术室这样特别的科室，不懂的自然更多，老师这么严厉地训斥她，她心里多多少少会觉得酸楚。

“这次没出什么事儿就这样吧，以后你不要去五号手术间了。”

见她一直垂着头没作声，助理老师也消了气，训话收了尾，转身去了中控室。

助理老师走后，休息椅上一个面容和蔼的老师起身走过来，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：“孩子，你也不要觉得委屈，那个老师就是这暴脾气，她也是为了你好，你没有来过手术间，所以不知道这里特殊的规矩，你们书本上学到的东西都是死的，归根结底，还得按医院的规矩来。”

“嗯，谢谢老师。”

两人坐在椅子上，那个老师伸手安抚性地摸了摸庄茶的后脑勺，因为这温柔的轻抚，她的眼泪差点流下来。刚才被助理老师训得狗血淋头的时候都没有想哭的意思，现在被安慰了一下，反而心底酸楚得特别想落泪。

“孩子，你可能是刚来，又加上来的是接送患者的地方，所以有些规矩还没来得及知道，不说别的，我就先和你说说五号家。咱们五号家是全省唯一一个设备最齐全、最先进的手术间，配备有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巡回和器械护士。所有的无菌物品和器械都是由专门的厂家提供的，与其说是一个手术间，不如说是一个VIP间，那里所有的东西，不管人还是物都是专属的。”

说到这儿，老师顿了一下，确定庄茶已经惊得目瞪口呆后，她才继续开口：“但是这个家是归谁的，你知道吗？”

庄茶茫然地摇摇头。

“是归靳主任的，不归医院管，不归院长管，这个家是专门给靳主任

打造的，可以说是量身打造，独一无二的一个家。”

“靳主任？”庄茶下意识地问出口，这个靳主任应该不是那个吼她的人，吼她的那人不是叫小爷吗！那么，这个靳主任又是何方神圣？能让院长都把他当皇帝一样供着。

“这个人是咱们医院重金从别的地方挖过来的心胸外科的主刀医生，院长基本上能用的招儿都用上了，软磨硬泡，就差以死相逼了才挖来这么个人才，宝贝得不得了，全院上下没人敢得罪他。虽然他只是主任，可是端的架子比院长都大！”

庄茶不解，按理说，像这样的特级医院应该不会缺少这样的人才，即便缺少，做到惜才就已经不错了，可是把这个靳主任宝贝成这样未免太夸张了吧？他毕竟是一个人，又不是烧高香请下来的神仙。

大约是看出了她眼底的质疑，老师接着说：“知道法四吧？”

这个是外科护理学的基础章节，法洛三联症，是最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，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，寿命一般不超过十年。

“知道心包被刺破，刀子直接捅进心脏肌层是什么后果吧？”

必死无疑，心脏肌层被破坏，心搏停止，心脏射血能力丧失，机体缺血缺氧，基本上会在几分钟之内死亡。

“这两例病人都是靳主任救过来的，法四的那个孩子现在恢复得特别好，心肌被捅破的那个人现在已经康复出院了。所以说，你觉得院长不宠他还能宠谁？”

老师话音刚落，庄茶就情不自禁地瞪大了眼睛，满脸的惊诧。这个靳主任还是人吗？按照医学常识来讲，这样的结果根本是不可能的，法四的那个她还勉强可以相信，可是心肌都被捅破了的人是怎么救活的？难不成这个靳主任真是院长请下来的神仙？

“所以说，一个人能受到全院所有人的敬畏和尊重，让别人心甘情愿地匍匐在他脚下伺候他是有理由的，他的能力摆着呢，想不信服都不行！”

难怪所有人都对这个靳主任敬畏有加，哪怕是并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的小事也总是提心吊胆的，生怕惹靳主任不高兴，原来有这样的原因在

里面。

这下庄茶总算是理解了助理老师的心情，一个连院长都得巴结的人，岂是他们这种底层劳动人民惹得起的！

心结打开后，庄茶还有点疑问，那就是，这个特牛的新主任到底是谁啊？刚才鲁莽地冲进五号手术间，除了认出吼她的小爷外，其他人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，连靳主任是黑的还是白的都没有看到。

这样大神级别的人物，如果不认识的话多不合适！

“老师，那靳主任长什么样啊？”

“就是……”

还没等老师说出口，中控室就传来一声呼唤：“护士长，五号家要poerlin线，你去送一下吧！”

“好嘞，我马上过去！”老师应了一声，拍了拍庄茶的肩，“小姑娘，我先出去了。你有不懂的可以问张老师，她人很好，和你年纪差不多，你俩应该聊得来。”

护士长人走后，庄茶才明白了两个事实，一是她竟然让堂堂护士长陪她谈了半天心；二是就连堂堂护士长都得给五号家打下手，这个靳主任的架子真不是一般的大！

中午没什么事，到了十一点半，庄茶就收拾东西下班了，去更衣室的路上，竟然还碰到了小爷。这次她可不敢装作自来熟了，想想他上午吼自己的模样，到现在脸上还烧得厉害。所以，在看见他后，她低了脑袋，快步往前走，想装作没看见。

“生气了？”

谁知，她还没走几步，脖子上的口罩带子就被小爷生生地拽住了，庄茶被勒得差点一口气没换上来，干咳了两声才艰难地回头解释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我是……真没看见你。”

“从洁净走廊一直到更衣室门口，起码有三分钟的路程，你一直尾随在我身后，现在才说没看见我，难不成你眼睛在后脑勺上长着？”

“我才没有尾随你，我早就想超车了，谁让你腿长，我这不是追了一

路好不容易才追上来准备超车来着！”她心里的小人儿挥着拳头呐喊着。

“哪有，大家都穿着刷手衣，我真没认出你来！”

庄茶也不敢直接顶嘴，毕竟是前辈，不管他怎么诬陷自己，基本的礼貌还是要有的。

“我今天第一次见你，可是刚才还是第一眼就认出你来了，你现在告诉我你没有认出我来？”

他一眼就认出她了，也就是说在手术间的时候，他已经认出是她，却依旧毫不留情地训斥她。想到这儿，庄茶突然没了陪他插科打诨的兴致，撇撇嘴，低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下次我一定注意。”

说完，也不管他是什么表情，她矮了身子从他手底下钻出来，一溜烟儿钻进了女更衣室。

无端多余的情绪并没有影响庄茶的心情，骑着小电驴回家之后，她乐陶陶地把手术室里发生的囧事说给妈妈听。妈妈一边做饭一边听着她八卦，时不时质疑一下：“那个靳主任真那么厉害？”

“是啊！牛得要上天了，跟你说你可能不懂，反正他是真牛，不是吹出来的！”

妈妈把菜端上来，白了她一眼：“女孩子家家的，说话要注意。”教育完她之后，继续八卦，“对了，你认识这个靳主任吗？”

“不认识，还没见过。”

“以后要是认识了人家，千万要礼貌，凡事小心再小心，人家可是所有人供着的香饽饽，你可不能再捅娄子了！”

“知道知道，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！大不了以后一看见他，我就脚底抹油麻溜儿跑。”

“虽然这样挺没出息的，可是必要时也是个好办法，反正离这样强势的人远一点。咱们这样的小平民是惹不起人家的，人家捏死咱们跟捏死蚂蚁是一样一样的。”

“嗯，坚决贯彻老妈的指导。”

吃过饭，庄茶看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便没有午睡，回了自己的房间看了会儿书。

与其说是书，不如说是关于一个人的各种资料，这个人是她从初中便开始喜欢的偶像。他的名字叫延昭，是一位心胸外科医生，她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他生活在什么地方，在哪里工作。

她知道关于他消息的渠道，便是他每次接受医学杂志时的采访和不时发表的学术论文。

喜欢上他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機會。那个时候，她正在读初中，偶然看到了关于他的新闻，说他救了一个被歹徒捅了几十刀的小孩子，所有人都认为那个孩子活不成了，可他依旧不放弃，整整做了十四个小时的手术，硬是把那个小孩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

他没有接受采访，孩子的妈妈接受了采访，几乎是跪在记者脚边号啕大哭，连气都喘不上来。孩子的妈妈说，他救的不只是孩子，他也救了我，救了一个差点失去孩子的无助的妈妈，他救了两个人，救了一个家庭。

后来，在事件的后续报道上，庄茶从报纸上看到了他接受采访时说的话，他说：“我不是在救人，我是在替自己还债，替那些我没有救过来的人还债。”

当时庄茶正是情窦初开，心思敏感纤弱的年纪，被他这番话感动得一塌糊涂，从此以后便深深地爱上了他，只要是关于他的消息，她都收集来，仔细剪下来贴在本子上。

就连她选择护理这个行业也是受了他的影响，因为他说过：“当你透过护士这个行业看到的不只是金钱待遇，而是疾病痛楚的锐减时，那个时候，你才有资格说你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白衣天使。”

她想着，虽然这辈子都不可能见到他，但是想着自己可以离他更近些，或许就更加能体会到他说这些话时的心情。

他就是她的精神支柱，每当她觉得累了，委屈了，坚持不下去了，她就会翻看他的采访和论文，看他为了自己热爱的工作付出了多大的努力，看他救了多少原本已经丧失希望的人。

每当看到他救人的事迹，她的心里总是充满了正能量，觉得自己可以继续坚持下去。

翻看了一会儿后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庄茶收拾了东西，又精神抖擞地骑着小电驴高高兴兴地去上班了。

把小电驴存进车棚后，庄茶拎着包刚抬脚迈出来，路中间突然斜刺里插进一辆路虎，她双眼差点被bling bling的车标晃失明，定了定神之后，才挪着小碎步避开这个庞然大物，拎着自己的小包从车屁股后挤出去。

刚挤出去，身后就传来一声呼喊：“你跑什么？”

庄茶吓了一跳，一股冷汗从背脊蹿上来，不是吧，她这肉体凡胎还能把那长铁牙的东西给刚蹭喽？

“庄茶，你为什么老躲着我？”

听到自己的名字，她这才回头，看到身后站着的帅哥，她反应了半天才讷讷地问出口：“那个……请问你是谁？……咱俩认识吗？”

身后的人穿着一身烟灰色的休闲装，身材修长板正，眉眼干净清爽，迎着正午的阳光这么一看，比他身后的那辆路虎还要璀璨夺目。

庄茶敢保证，她绝对不认识这样长得又帅又有钱的“珍稀物种”，帅哥铁定认错人了。

“上午的事情是我不对，其实开那么一下门是不会有污染的，主要是手术正进行得比较紧张，我当时心情有些烦躁，但绝对不是针对你。”

“你是小爷？”

能知道她上午糗事儿的就只有那个小爷了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光彩夺目的帅哥原来是小爷？

不否认，他一直是帅哥，可是脱了刷手衣之后也差太多了吧！帅得不是一星半点儿啊！

“换了便装之后，你真的帅好多啊！”庄茶从不吝啬对别人的夸赞，并不是有意犯花痴，而是真心地感叹，就算是帅哥，穿了刷手衣，与生俱来的帅气也会被抵消一部分啊！

“哦，谢谢！那个……你也很漂亮。”

被夸奖的人礼尚往来地回了一句，庄茶看着他脸颊上不自然的红晕，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，他，这是在害羞？

哈哈，也有可能是她的夸奖太过发自内心的了，让他感动得肾上腺素飙升了。

确认身份后，庄茶还是不死心，走到他面前，踮起脚尖用自己的手掌挡在他眼眶下，这么一看，才总算有了点熟悉感。

他的脸颊很好看，骨骼匀称有立体感，鼻梁高挺，搭配上狭长的丹凤眼，真是好看到出神入化啊！

他还是她见过的唯一一个摘了口罩后能帅得惊天地泣鬼神的男人。

正仔细揣摩着，庄茶忽然觉得掌心热乎乎的。她诧异地收回手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看见对面的人突然变得急促的呼吸和脸上不自然的潮红，她赶紧后退一步：“你不喜欢别人靠得太近啊？”

她忘记了，他有洁癖。

“那个……嗯……也不算是吧。”

磕磕巴巴的解释有点儿欲盖弥彰的意思，庄茶暗自反省，自己刚才确实有些过分了，稍微有点儿不矜持。

两人相携着在大太阳底下走着，路上庄茶才想起来他刚才的道歉，她呶呶嘴，也就是说，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，他直到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话说得重了，这个人到底是情商低还是反应迟钝啊？

“你为什么不打伞呢？我看到好多女孩儿都打着伞，只有你没打。”

进了中心手术室，小爷刷了门禁卡，庄茶兜着衣领扇风，抬脚跟着他进去：“因为我不怕晒，我属于晒不黑的体质，所以也懒得带伞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啊！她们打伞是防晒啊！”

“……”这么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还能不能愉快聊天了，遮阳伞不是用来防晒，难不成用来炫富吗！

进了换鞋区，正好碰上了普外科的主任，那个主任诧异地扫了一眼庄茶，之后才腆着脸和小爷说话：“刚过来？天这么热，你不用过来的，下